

人 间四月，遂想起江南。
诗文里的江南。

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的江南。“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”的江南。

“双桨来时，有人似、旧曲桃根桃叶”的江南。“吴山青，越山青，两岸青山相送迎，谁知离别情”的江南。

“土女闲都，不胜其村妆野妇之乔画；芳兰芴泽，不胜其合香芴菱之薰蒸；丝竹管弦，不胜其锣鼓笙笛之聒帐；鼎彝光怪，不胜其泥人竹马之行情；宋元名画，不胜其湖景佛图之纸贵”的江南。

“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，悠长又寂寥的雨巷”；“多莲的湖，多菱的湖，多螃蟹的湖，多湖的江南。”

乐天、小杜的江南。和靖先生、白石道人的江南。张岱的江南。戴望舒、余光中的江南。……

遂想起三吴风月、六朝烟水、淮左名都、酒酣乌篷的江南。想起无尽绿的江南。想起雨丝霏微如情丝、东风细细如呢喃的江南。

有个声音在耳畔反复催促，软语痴缠：怎能不把苏杭游？怎能不下江南去？

于是，素来慵懒的我，不得不动身了。

春雨

调皮的苏老师告诉人们：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。

那么问题来了：如果西湖处于“水光潋滟”和“山色空濛”的“中间态”，铅云沉沉，天色昏昏——向坡仔请教，美人既未巧笑嫣然，亦非幽兰泣露，只是姿容不整，冷哼一声，是否终究令慕名而来的访客大感扫兴？

扫兴归扫兴，湖还是要游的。各式

大伙儿如
逃如逐，如奔
如追，撩扑不
开，牵挽不住。

苏堤春晓，
人从众袞惊飞
鸟；断桥腾沸，
素贞许仙难相
会。

各样的画舫、小艇竞相揽客，好容易上了一艘，待缓缓开动，努力眼观六路的我，我不禁咋舌：大伙儿如逃如逐，如奔如追，撩扑不开，牵挽不住。苏堤春晓，人从众袞惊飞鸟；断桥腾沸，素贞许仙难相会。“每当新雨初霁，一碧万顷，试步湖滨路，园露椅上，披襟当风，满怀远眺，则南北二峰遥遥对峙，层翠如描，淡云微抹。其下各山下降，与苏白两堤树影相接，尝欲以一语形容，终不可得，若谓天开图画，则尚觉赞美宽泛不切也。”“两岸梅竹交叉，间具野柳，斜枝杂草，直当流泉。小舟自远来，每觉林深水曲，欲前无路，及其既前，又豁然开朗。蒹葭缥缈，烟波无际，远望小岫林，如画图开展。两岸密丛中，时有炊烟一缕，徐徐而上……”张恨水怀旧湖山之际，一派悠闲风度，恐怕是料不到今人这密密匝匝、几近“可怖”的热情的。

船至湖心，水面开阔，慢慢咂摸出

了些许意味。袁宏道的“山色如娥，花光如颊，温风如酒，波纹如绫”虽然无缘得见，但重峦叠嶂，姿态潇洒的江南群山，与气魄雄浑、险峻庄严的西北群山不同，自成风流意态，伴着当日的料峭春风、涟漪荡漾，使人难免思维发散，一径发散到传说里泛舟江湖的范蠡与西施。俄顷，突又念及，嘉兴有片范蠡湖，兼有西施冢之称，传西施长眠于此，墓葬湖中。朱彝尊诗云：落花三月葬西施，寂寞城隅范蠡祠。水底尽传螺五色，湖边空挂网千丝。另，太湖伸入无锡的内湖唤作蠡湖（又名五里湖），传范蠡、西施在当地晨看“烟收远树山徐出”，暮睹“月落寒涛水正平”，神仙眷侣，不胜欢悦。其实，这对男女间爱有多深，群众无从考证；“功成身退，携美归隐”类型的大瓜总让老百姓欲罢不能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倒是毋须质疑，一目了然。

杭州有西湖，扬州有瘦西湖。叶灵凤回忆，“那时我，正是‘白袷少年’的时代，读过杜牧的诗，读过韦庄的词，去时又恰是春天，因此一到了扬州，在心情上就仿佛堕入了一个梦中，在十多天的旅居生活中，觉得随处都充满了诗情画意，给我留下了至今想起来还有回味的记忆。……画过瘦西湖上的垂柳，画过平山堂一带的松林，又画过水关和坍塌不堪的城楼，都是油画。这些都是被我认为同我那时的心情十分调和的景色。可惜这些使我现在看来也许会脸红的作品，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”。

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。故夜游瘦西湖，别具一番雅趣。而太湖的景致，则以夕照时风华尤盛——万顷柔波之上，残阳如血，远山如海。天际线奇伟瑰丽，神魂为之夺也。

抵达杭州的次日，积蓄着的水汽终于化作了一阵阵幽幽的小雨。雨中寻迹灵隐寺，绿意扑眼而来，振奋精神，贪